

你见过耍把戏的人在街头用根小红绳子拴住脖子跳的猴子吗？当猴子跳得合把戏人的意了，把戏人就给它一颗糖吃，跳得走了样，把戏人就抽它几鞭子。总之，猴子只能重复一样的动作，为的就是能有颗糖吃。你说猴子学会什么创造了吗？没有。你说猴子做这些有什么价值？就是耍把戏的价值。我们的考试前拼命做模拟题，考试卷以一个标准答案来给分，考中了让你上一级继续往前考，不就是让人像猴子一样，重复着耍把戏吗？标准答案就是你要合“现代科举”的意！进化论说，猴子能变成人。我们多伟大啊，我们可以把人变成猴子。这就是“独一无二”的考试的意义！

“独一无二”的考试

一年高考又临近了，每年高考，中国总是万众瞩目。

提起“贞观之治”，史学家津津乐道唐朝治国的贤明，让我想起来的是那时的封建科举搞得甚嚣尘上。当年皇帝老儿唐太宗站在长安看着天下学子进京赶考，就曾踌躇满志地说：“天下英雄，尽入朕彀中矣！”彀中就是箭能射中的范围，比喻进我牢笼，中我圈套了。

当然那时古人考的不是大学，是考做官。封建皇帝高兴有两层意思，一是让你尽入我牢笼，为我所用；二是让你在考试中浪费青春年华，浪费生命，磨掉你的锐气和志气，免得你去搞什么创新呀、改革呀、甚至离经叛道造反一类的事，看你还有没有脾气。

时隔1千4百多年，我们的“现代科举”越演越烈，把儿童从小送进考场，一级一级往上考，考成了世界上“独一无二”的考试，考得让万众瞩目，让天下人胆寒，你说我们是不是比唐太宗厉害？

中国的儿童读完幼儿园，走进小学校，从此考试这个梦魇就伴随上幼小的心灵，让他到大一直不得安宁。

我的女儿读小学一年级，期末考试前，她回家来，拿出十几张卷子，都是老师复印后发给小朋友的，吃过饭就伏在桌子上开始做模拟试题。妻子很高兴，说看看，孩子一上小学就懂事了。

我也叹服，中国的老师就有这么厉害，一个天真活泼的孩子，背起书包走进学堂，怎么刹那间就变成了手工作坊里的小工，不要人教就能按部就班地去干活儿了。

有了第一次就一发不可收拾，女儿从一年级直做到现在的六年级，一会儿是课课练，一会儿是素质教育单元达标检测，一会儿是综合练习，一会儿是摸底考试，一会儿是课堂教学达标……从数学到语文，从语文到自然，从自然到英语，从英语到计算机，从计算机到思想品德，从思想品德到劳动，从劳动到体育，从体育到音乐，从音乐到美术，从美术到社会，从社会到作文，从作文到哲学，从哲学到科技活动，从科技活动到阅读，从阅读到班会……课程表排得满满当当，让人喘不过气来。

有这么多的课就得搞这么多的考试，至少是测验。每临考试，回家的作业就是

做模拟试卷，卷子一张接一张，有一次仅仅是语文模拟试卷就有十二套，数学试卷有六套，女儿晚饭一搁下碗，就伏在桌子上做这些试卷，做完一张又做一张，做完一套又做一套，这一天晚上做到深夜两点还没完，我几次推开她房间的 door，看到的是一个躬腰驼背的孩子，在台灯下握着笔不停地写，没有任何创造性，像是个变成了机器人的作坊小工，在干她最讨厌的活儿。这就是我们为考试而考试的应试教育，这就是我们今天吹嘘的所谓素质教育，它教育的所谓素质就是让学生熬断了筋骨、熬坏了眼睛、熬得没有了灵性，去应付以学生为敌的考试。而这些考试只不过是现代“八股”，只能帮助考取的人“鲤鱼跳龙门”求个好职位，而于人类的创造、科学的发展是没有什么意义的。

从小学考到初中，从初中考到高中，又从高中到“万众瞩目”的高考，考试的形式和内容没有变化，变的只是题越出越刁钻、越出越古怪，越出越像“八股”，越来越以考生为敌，考试的道路也越走越狭窄。

高考也好，中考也好，都是“一次死亡”的，你这一次总分不够了，你有的科目即使考得再好，你高考前的各科统考成绩得分再高，你也是“死亡”了。

为什么每个学生考试前压力那么大？因为他们面对“一次死亡”。一次没通过，你以前的成绩、以前的付出，你也许有的那些考试所不能考出的创造力就都被抹杀了。这样，对考生的自信心是极大的摧残，对人的不平衡发展也是最大的浪费和不公平。

美国的大学录取一般需要以下条件：SAT、GRE 成绩（类似我们的高考、研究生入学考试），这是录取的底线，并非唯一录取的标准；高中三年或大学四年的成绩单，学习是一贯的长期行为，一场考试不足以定终身；2-3 封推荐信，大学可以从推荐信建立对学生个人的信任，以及参考别人对学生本人的评价，有助于全面了解学生本人；1-2 篇小论文，考察学生的逻辑思维、学术写作水平；面试，这是对性格、价值观形成直观的总体印象，从而对学生有个较全面的衡量；领导才能，看你是否参与过学生组织，并具有相当的领导能力和组织能力；文体特长，相信文体类特长对于孩子的终身发展是有利的。可见，美国大学录取不仅要看学生的 SAT 成绩、更重要的是看高中各科的平均成绩 GPA、在学校的排名 RANK、推荐信、你提供的自己写作的论文和各种特长，并通过面试对你有个直观的全面的评价。相比之下，我们的“现代科举”就是缺少人性和科学的人文发展观，尽管我们天天叫嚷的是科学的人文发展观很重要。

我看过一本介绍美国教育考试的书，美国的高等院校开放起跑线，在终点上对学生择优汰劣。美国有许多经过审定的有权威的考试机构（大多数是不营利的民间组织），众多的考试机构根据不同的要求和测试重点，设计了各种各样的考试，美国的学生大概从小学三年级起，年年都参加一次由各种各样考试机构出题的考试，这些考试成绩可以作为非常重要的高等院校录取的考量标准。学生读到八年级，相当于中国的初中二年级的学生，就可以申请参加 SAT 的大学入学考试，什么时候考都可以。你通过了，成绩记录在案。你要愿意可以进大学读书，你不愿意，继续读你的中学。可见美国的大学考试是以人为本的，每年都给你机会，让你这次失手，下次再考，一个人总不至于年年失手吧？这样学生的压力也就化解了。你读大学感到不合适，你还可以转专业、换学校，或者停一段时间再来读。因为美国人知道人的价值，不搞“高考一锤定音，任何科目失手都会把你的全部成绩否定”的既狭隘又不

仁道的做法。

一个最简单的例子，你考托福通过了，成绩也是可以被记录在案保留的吧？在中国，考生能要求保留自己已经考得很好的科目成绩，而在第二次高考时只考没有通过的科目吗？中国目前的教育体制不可能这样做。这是不是对社会和人力的极大浪费？我们什么时候也能像美国等一些发达国家做的那样，实行大学开发招生制和学分制呢？顺便提一句，我们现在大学里搞的所谓学分制，与人家也是完全不同的概念。

所以，我们的考试“万众瞩目”，我们的考试“独一无二”，我们自以为得计。

“孩子就是孩子”，这本来是不言而喻的。可是我们却要把孩子的童真、童趣和天性压抑下去，让“儿童心”变成“成人感”，过早地背上“早熟”的包袱，这是中国应试教育结下的苦果。我们的孩子被“一考定终生”的教育体制逼得踏上“自古华山一条道”的不归路，他们没有童年，没有青春，有的只是奴隶般的服从和在“独一无二”的考试竞技场像奴隶角斗士似一样的拼杀！

我们的孩子有什么罪？我们为什么要让他们这样不见刀光剑影的残杀？

这个举世“独一无二”的考试，也不是什么先进的东西，只不过是僵死的“八股”而已。它最大的功绩就是从儿童开始，一级一级让人考上去，直到把生动活泼、机敏灵动的儿童磨练成僵死迂腐、圆滑事故、惟利是图的庸人。

你见过耍把戏的人在街头用根小红绳子拴住脖子跳的猴子吗？当猴子跳得合把戏人的意了，把戏人就给它一颗糖吃，跳得走了样，把戏人就抽它几鞭子。总之，猴子只能重复一样的动作，为的就是能有颗糖吃。你说猴子学会什么创造了吗？没有。你说猴子做这些有什么价值？就是耍把戏的价值。我们的考试前拼命做模拟题，考试卷以一个标准答案来给分，考中了让你上一级继续往前考，不就是让人像猴子一样，重复着耍把戏吗？标准答案就是你要合“现代科举”的意！进化论说，猴子能变成人。我们多伟大啊，我们可以把人变成猴子。这就是“独一无二”的考试的意义！

邹静之写的《女儿的语文作业》一文，把应试教育的僵化、迂腐勾画了出来，让我们看看这些学一时有用（应付考试），一辈子没用的东西，是什么样子。

过元旦时，女儿的语文作业，有一项是把综合练习作业本重抄一遍，从题到答案一字不落地抄，大概有一万来字。此为三项作业中的一项，女儿学会了熬夜，元旦那天写到凌晨3点。女儿六年级。

我没想到语文的教法已经深入细致到字典和词典内部去了，女儿的作业要花很多时间来分析字，如：“瓮是什么部首，它的第七划是点还是折，它的声母是什么，它的韵母是什么，它有多少义项……这很像是在抢辞学家的活儿。我曾对女儿说这没用，你学会查字典就够了，字典是工具，而你不必成为工具。女儿不听，她尊师敬道。

有一天，她问我“灰溜溜”怎么解释，我想了一会儿，问干吗解释这个词。她说是作业。我说这个词你会用吗？她说会，很快造了句子。我说这就可以了，关键是用，解释“灰溜溜”这种词毫无必要，就像解释“馒头”这个词没有必要一样。女儿不屑，她认为我从没学好过语文，连小学的问题都答不出。

每临考试，回家的作业，大多是做卷子。卷子很长，女儿她们称其为“哈达卷”，挺准确，像一条长长的哈达，从桌子上拖了下去。她吃完晚饭就伏在上边写，一条

哈达写完了还有一条。有时我路过她的房间，她的影子借台灯的光投在天花板上，那影子没有什么光彩。我从没有借这个影子想象出过什么杰出的人物来，没有爱因斯坦，没有惠特曼。我的感觉是一个作坊里的小工在干她最厌烦的活儿。我曾看过她的数学作业，对格式和步骤要求十分严格。不厌其烦，明明可以综合列式子的，也要求分步；一个式子之后还要有语言阐述（干吗非要把简单的复杂化，他会做就证明他是明白的、清楚的）。我不知道为什么总把聪明的孩子们当成白痴来教。很多时候，这样的教学像是想验证一下谁更按部就班，谁更能掌握僵死的程序。

有一次，经我检查过的语文卷子错了很多，不仅是家人，我也开始对我的语文程度怀疑起来。有两条错误是这样的：题目要求，根据句子意思写成语，有一条是“思想一致，共同努力”，女儿填“齐心协力”，老师判错；还有一条“刻画描摹得非常逼真”，女儿填“栩栩如生”，老师也判错。我仔细看了，不知错在哪里。女儿说第一条应是“同心协力”，第二条应是“惟妙惟肖”。这真让人吃惊，我不知道“齐”与“同”在这儿有什么区别。按《新华字典》“齐”字第三义项就是同时、同样、一起的意思，并举例用了“同心”一词。该用“同心协力”时，用“齐心协力”谁能说这是错了。女儿说：标准答案是“同心协力”，其他当然就错。真可怕，语文什么时候变得比数学还要精确了。中国语言之丰富，词汇之多，所谓同义词、近义词，相应的不止一条，怎么会就有一个答案呢？那第二条，我觉得题目的意思，“栩栩如生”甚至比惟妙惟肖更为准确，“妙”和“肖”与“如生”比，哪一个更与“逼真”这个词接近呢。关键争执还不在此，把对的说成错的，就不仅是误人了，实是害人了。还不止害一个人，而是害了一代人。实际也是这样，我反复怎么说都没用，女儿也不信，她视老师为绝对权威，老师以标准答案为圣旨。那天她按老师的要求把那错改了十遍。

最奇怪的是，语文到这程度，女儿的作文反而越来越差。她的作文几乎成了一些儿童八股的翻版。我的曾写过“圆珠笔在纸上快乐地蹭痒”这样句子的女儿，开始为作文编造她的故事，她非常熟悉表扬稿和思想汇报那类的文体。她的作文几乎是假话、假感情、假故事大全。她的同学几乎都写过扶老婆婆过街，给老师送伞，借同学橡皮那类的故事。他们快乐地共同编着一样的故事，然后套上时间、地点、人物三要素这样的格式，去到老师那儿领一个高分。

我在书店里看到过《儿童作文经典》这类的书，摆了一架又一架，我不知道经典这词现在已经变得这么随便。这些书的最终目的并不是为了提高你的写作能力，它向你提供些应付考试的、可以改头换面的模本。

“希望工程”是为了救助那些失学儿童的，而我发现很多上学的儿童他们极想失学。女儿说一想到作业就要发疯，他们厌恶把他们当作傻子来教。他们不想学那种一时有用（考试一时），一辈子没有用的东西，他们讨厌那个把简单复杂化的教法。他们讨厌作业，讨厌考试，他们讨厌评分不公正和狭隘。他们厌学。

我也讨厌这样的学习法，我一直把家里深夜了还有一个在写作业的学生，当成是这个家庭的灾难。现在我的女儿已经上初二了，她的作业量没有任何改变。我家住在六楼，她每天回家的脚步声非常沉重，我知道那声音一大部分来自那个书包。我曾经幻想过把一个快乐轻松的女儿放进家门，而把那个书包关在门外，但那样的日子从来没有一天来到过。

人心都是肉长的，看看这篇文章，谁会不在心里流泪？很多儿女还在上学的家长碰在一块儿谈起体会都说，现在一个家庭里最辛苦的就是孩子了，早上起得最早，

晚上睡得最晚。

这一切是谁造成的？中国的应试教育、中国大陆的“现代科举”。不是爱你不容易，而是你已经成了学生和家长的噩梦，你把鲜活的生命变成机器和奴隶，你还要伴随中国人走多久？

2004年5月22日网站上披露一条消息，北京丰台区玉泉营一小区高一男生张铭，因期中考试各科成绩不理想，学校开过家长会回家后，被母亲责骂，从五楼跳下，左肘骨折，脊椎骨第三节和第五节错位，左侧盆骨严重错位，需要手术。

同一天，北京市某中学的初三男生小钱，15岁，平常学习成绩很好，由于期中摸底考试的成绩没考好，学校把成绩通知到家，家长训了他一顿，小钱就从十五楼跳下。小钱摔死了。

在张铭和小钱为考试成绩跳楼的前几天，北京娱乐信报报道，2004年5月15日大兴区某中学的初二女生李月喝下农药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。是什么让这个花季年华的少女选择这种极端的方式走上不归路呢？究其原因，又是考试和考试带来的成绩排名。

李月的父亲告诉采访的记者：“李月打小就不爱吱声，很省心，学习也不用操心，但孩子上了初二后，明显地感觉她压力很大，总是捧着书看，有时出去玩也是去同学家学习，而且她很喜欢画画。”

李月画了些什么画呢？同学们回忆，李月自杀前画过一幅画，画里是一个小女孩捧着考试的分数通知在流泪。一位李月所在中学的老师说：“我觉得公布考试排名，对孩子来说是不利的。如果单让学校老师知道就行了，没必要让学生和家长都知道。本来学习压力就很大，加上排名就更压得孩子喘不上气了。做了这么多年的老师，我觉得成绩‘排名单应该废除。要不以后还会有更多的李月出现。”

采访的记者在李月曾学习过的初二（14）班的教室墙上看到了一张公布的本学期期中考试成绩单，上面的名字是按照成绩高低顺序来排列的，而且在名字的前边用圆珠笔标着排名，李月在班级里的排名是第十一名。在年级里，李月排在第九十一名。同学介绍，李月这次考试，排在年级里的名次后退了。

在初二的走廊里记者还随意问了几个同年级的学生，同学们说：“每次考试成绩一张贴出来，成绩不好的同学就很明显可以看得出心情很糟糕，表现沉默。”

这就是我们的“尊师重教”！我不明白，布置那么多的题，那么多的作业，让学生做也做不完，还嫌不够，还要变着法子挖空心思地出大量的怪题、偏题，出些让人一辈子也不会碰上的难题，让学生去考试，对人对社会有什么益处？你能期望一个被揠苗助长的考试弄得身心憔悴、精力殆尽的人（哪怕他是以最高的分数通过这一切考试的），能在成年后，走上工作岗位，愉快地为人类的进步作出创造性的贡献吗？你能保证通过“独一无二”的考试折磨，中国孩子的心理就没有创伤，就活得是那么健康？

外国的孩子也是孩子，人家能轻松快乐地学习，人家的孩子一样考试，可是考得轻松，最重要的是激发了创造力，长大后人家一样报效国家，为人类的进步作出奉献。没见人家的国家比咱们发展慢了，没见人家的国民收入比咱们低了，相反，大多数这样的国家还出现杰出的人才，还出现诺贝尔奖获得者。我们这里怎么就非要以学生为敌，好像不在儿童时、不在青少年时压垮你、压得你要发疯，就显不出

我们民族的本事，显不出咱们国家的伟大似的。

事实上，整个教育气氛轻松一些而不是太紧张，让孩子在成长的时候就像孩子一样地去生活，让考试少一些，简单一些，让学生学习起来没有太大的压力，使他们自己的身心去自由地飞翔，我们培养出来的人一定会更有持续发展的能力。儿童们走过青少年时期再进入成年，能愉快地轻松胜任成人的担子，我们的社会将因此得到更合理的回报。可惜我们这个民族太讲求实际，太急功近利了，而在教育上追求急功近利是会牺牲长远利益的，每一个有远见的人都会看到这一点。

不言而喻，考试多一些还是少一些，出题简单一些还是复杂一些，为难的都只是学生，整个考试的取分线是可以水平起伏的，所以不存在什么考试出题简单了，考生的分数就高了，录取不了那么多这一类的担心，其实这样的担心从根子上说就是以学生为敌。一个数学公式，会运用了，就行了，重要的是以后到社会活动里去实践，而不是把学校当成制造木偶的工地，把考试当成教条的标准答案的靶场，让学生都按预先设想好的方式射靶（解难题），这其实是劳民伤财迂腐透顶，于人于己于社会都没有利的。物理、化学、语文等学科，也都如此，让学生掌握原理，能够正确运用就够了，至于如何熟练，那完全可以放到以后的社会实践、科学活动和生产劳动中去完善，留给人一点想像和创造的空间。遗憾的是，我们的教育体制和这种教育体制下产生的思想，把学校变成了禁锢人的教堂，把考试当成了整学生的手段，强迫学生都要按照统一的僵死模式来思维，以为一通过这样的考试，你到社会里就什么都能适应能解决了，所以出题考试就变着法子地为难学生，这完全是本末倒置。

在网站上，我还看到就以上事件一些网友发表的评论，有位网友说：“分数能代表什么？它就是惨剧的根源。我认为现在的高考制度如果不改革，提倡素质教育永远是一句空话。这也算是教育界的悲哀了。”

一方面是学生对考试的压力承受已经到极限，到了不惜用生命来对抗。另一方面学校还在我行我素，一如既往地追求高分、追求升学率，有的为了这种追求不惜弄虚作假，不惜损害学生的学习权利。

弥勒县虹溪镇某学校读五年级的小学生孙小强，12岁，2月23日上午到校上课。数学老师检查家庭作业，发现孙小强没做，就批评这个小学校生并让他离开教室回去补做作业。被剥夺了上课权利的小学校生淌着眼泪回到家里，喝下农药甲安磷。两个月后，这名小学生还睡在医院的病床上，他已经成了“植物人”。

云南省开远市第一中学为了保证在“现代科举”里中举，不让差生“影响”其他同学，发明了的高考前两个多月把在校的高三学生撵回家去“复习”的办法，以此来惩罚成绩差的同学。2004年4月22日，开远一中的学生熊俊和刘夏寅就在被学校强迫交了所谓“自愿回家学习”的申请后出走，途中遇车祸身亡。记者采访时，该校姓师的校长还振振有辞地说，这是为学生好。我不知道中国有哪一条有关教育的法律规定，校长可以用“自愿回家学习”的方式剥夺学生的学习权利的？这样的校长，连最起码的法律素质都不具备，连做人应有的同情心都缺失，怎么能不损害学生的利益，不做出有损教育形象的事呢？这样的人在教育岗位上，又怎么能让学校生和家长放心呢？

熊俊在离开学校前用手机给同学发了一条短信：“我睡不着，明天要去学校签回家复习合同，我现在太丢人了，我妈知道点我的情况，是我爹认得我就惨了。”他还

发了：“我想读书，回来看看我。”“我已经不是一中的学生了，心里万分感慨和失落。”“学校叫我回家了，休学了”等信息。这些信息让人看见“现代科举”是在怎样地杀人！两名学生生前所在的高三（139）班部分同学说，熊俊和刘夏寅在班上成绩不好，学校为提高升学率，更怕他俩影响其他同学的学习，就要求他们写回家复习的申请，写了才可以参加高考，否则不得参加高考。

剥夺学生的学习权利，甚至以不“自愿回家复习”就剥夺高三学生的高考权利这样的手段，来对付学生，这是孩子们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，是不人道的，而且也是违法的。正因为知道这一点，有的学校才制造和利用种种借口，让学生既被剥夺了学习权利，学校和老师又不被追究责任。这是规避法律和社会舆论的做法，往往由校长带头（如开远一中要求学生写“自愿”的回家复习申请），其用心更其恶劣，其手段更其卑鄙，其行为更应该被社会谴责。

别以为高考是万众瞩目，其他的考试就不值一提了。曾几何时，家长想把孩子送进“名校”，小学升初中、初中升高中的考试，也成了热点和难点。昆明是个省会城市，2004年5月，昆明市的多所中小学举办小学升初中选拔考试，其中云南大学附中举办的小学升初中考试，共有1700多名小学生参加竞争，据说能够录取的不到300名，录取的比例比高考还低得多，这对儿童来说真是太残酷了。

在考试那天，云南大学附中的操场上人群挤得黑压压的，都是参加测评考试的小学生和他们的家长，小学生们如临大敌，家长则守在一旁不厌其烦地叮嘱孩子认真做题，不要紧张。孩子们小小的年纪，就面临如此竞争，能不紧张么？

从小学考到初中，从初中考到高中，考试一直伴随着学生，就像一场甩也甩不掉的噩梦。高考更是全民皆兵，举国上下兴师动众，学生为考试胆战心惊，家长为考试不得安宁，老师为考试绞尽脑汁，学校为考试想出种种怪招。

这真是中国大陆今天“举世无双”的空前壮举！这样“独一无二”的考试有什么值得骄傲的？这种劳民伤财、浪费大量的人力、物力、财力的“科举”，何时能够改革？何时才能不再败坏中国人的心术？

我们希望面对一个复杂的全球化世界，将来的孩子能够做好更加充分的准备，把中华民族推到更加灿烂的颠峰。但是，我们不能寄希望于现在这种科举制度能够创造奇迹，我们不能寄希望于扼杀人性的考试可以展现人的天才。